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三回 隻手扼游龍暗破賊墳風水 尋聲起涸鮒驚回弱女餘生

素臣搶上船頭，不期立腳不穩，斜撲湖中，一陣浪花，將他身子一卷，竟如旋風作勢，愈轉愈緊，霎時間已深入湖底。無奈西湖荷葉交橫，下面泥極鬆浮，根葉蕩漾，手足無可支搭。方知空明處乃是水底，不敢向下鑽去；但從黑層層處，用力冒將起來。才得透頂，又是浪頭兜蓋，身子一滾，重新墜下數尺。如是者十餘次，力竭體重，漸漸掙扎不來。忽見水面浮出一物，首大如牛，渾身碧氄氄的，毛長有尺許，身子笨重，在那裡淌來淌去。素臣想著：「這不是水牛，湖中又無豬婆龍，不知是何怪物？」竭力冒出來，卻好有一根船腔木，浮到面前，素臣抱住。仔細看那怪時，兩角矗起，有二尺來長，昂起頭來只管噴水，那浪頭就高了些。心念：「發水之故，大約即是此怪。倘能除掉了他，豈不為湖上人弭災解難？」生怕不能制他，反傷了自己性命，轉念道：「我橫豎已在水裡，不如運起神力，試他一試！」遂覷定那根牛尾，踏住木頭，移近那怪身邊，將身一撲，拖住尾巴，狠命跨將上去。那怪全不知覺，盡力噴水。素臣怒甚，在他腰間用力一夾。怪竟大吼，回頭見背上有人，將身子亂聳。那知素臣不跌下來，因復盡力一夾，趁勢又把牠頭骨一拗。怪已騰掉起來，望著直洩。素臣被他顛落。卻不料那根尾巴，已為素臣扭斷，落在船腔之上。水勢更大，怪已不見。素臣泅行半里，方始近岸。此時驚魂略定，遂在堤上立住。那水猶沒膝數寸，兩不住點，裡湖水勢，奔迅衝突，直注外湖，澎湃之聲，棄塞於耳。雷霆霹靂，駭怪萬狀，目眩神搖，較方才出沒水中，又換一番景象。遠數西北山頭，自天竺、雲林、棲霞至葛嶺一帶，白雲翁然，游漾不定，恰似雨中景致。惟大佛頭、寶石塔頂，（老句）遷至昭慶後山，天慘地昏，峰巒暗動，一派模糊，不可辨識。俯視倒影，但覺黑雲萬道，自山嶺噴激而出，層疊不窮。山腳石壁間，奔泉突瀉，白如練布，直灌裡湖。素臣看清水源，心知此水非關湖決，既在此山，又非江流灌入，其為山中發蛟無疑。此時水勢浩蕩，雨更大注，素臣禿頭危立，無可躲閃。一路尋思，將擇沿堤人家，暫為避止。只見孤山一帶，頽垣沒水，板扉竹片，蕩漾中流，山坳坦處，有人避水，團坐路隅，或三五人，或六七人，隱隱聽得兒啼女哭之聲，甚是悲涼。再向外湖一望，洪流滾滾，自六橋直至南屏，葑田萬頃，盡失所在。那湖心亭子，四隅均被漲沒，但見亭角翼然，浮於水面。滿湖不見一船，看到近堤一帶，忽有畫舫，底已朝天，艙門窗榻，零落漂流，不知是誰家游船，陡攔此險？猛然想到，方才落水，未公坐船正泊此處，何以不見蹤影？莫非即是此船，滿船之人，已與波臣為伍麼？因想：「未公探親到此，弱息相依，同罹此厄，天道未免憤憤！奚囊小子，不知因何亦厄於水？雖然事已至此，只待水退，探訪音耗，再作區處。我且沿堤而行，回昭慶寺寓處。」主意已定，轉身尋路，幸堤上遍栽楊柳，水浸數尺，未經漂拔，依樹而行，就淺就深，不覺已到斷橋。上了橋面，暫且歇息。

此時素臣頭巾早已失去，髻散發披，又兼大雨沖刷，竟如海鬼一般。腳下踏的靴子，亦不知褪在何處。襪被水浸，漲緊如桶。一路水深沒膝，看不見地下草石，走不半里，襪底洞穿，腳趾已為草根戳傷，覺得有些痛楚。無奈進退無路，只得忍痛再走。那知站身來，眼光到處，北山雲勢，黑陣陣直擁而上，兩點愈密，一股腥風，裹緊雲頭，東穿西撲，隱隱望見鱗爪飛舞。心疑：「莫非真有神龍取水？你看湖光山色，霎時間變成汪洋大海，此龍神力，亦不為小！但湖上居民，方春耕種，突然遭此巨災，淹沒田廬，溺斃人畜，不可算計！龍如有靈，何至害人若是？想來並非神龍，乃是山中蟄蛟，應時而出。昔周處斬蛟，為民除害，遂以成名。可見伐蛟，本屬有司之責。今之民上，不修時政，使孽龍潛伏山中，釀為民害。此等屍位素餐之流，明聖之世，如何容他？今龍已啟蟄，興雲作雨，諒不可制！但如此作怪，所過地方，不知又傷幾許生命？誠無妄之災也！」

素臣正在胡思，雲勢越滾越近，看那龍時，蜿蜒夭矯，全身都現，忽然張牙舞爪，直奔素臣頭上，卻被腥氣一撲，幾乎跌倒。素臣昂頭逼視，剛剛離著丈許。心念：「龍如伸爪下來，豈不被其攫去？即不被摧，估量風捲雲馳，也應攝向空中，不知此身墜落何處！想著和他狠鬥一番，我非周處，然斬蛟非史傳虛言，安知無人能繼其後？」素臣剛發癡想，那知龍自裡湖山中出來，奔入外湖，偏偏隔著長堤，雨勢過重，升騰不上。恰好堤上有十數株古柳，根圍丈許，約是百餘年物。那龍趁勢過來，攢入樹罅，搖頭擺尾，身子竟為拴住，再也不能衝出。素臣認得龍入柳林，愈加著急。又見雲氣黑如濃墨，越圍越緊，把一帶湖堤，遮得不見天色，如在黑夜一般。卻喜龍身笨滯，除頭尾在兩邊掉弄，桶粗的軀體，兀自不能動彈，渾身鱗甲，時作翕張。素臣頓悔落水之後，未將衣袖捻牢，把數百枝藥制過的竹箭，拋入湖中。假如有此利器，望那鱗縫中發去，充其力量，可入數寸，使之滿身芒刺，著藥便爛，雖不能登時剝卻，任他負痛而逃，亦終創潰而死。此時雙手空拳，如何抵擋？「但我幸保餘生，或者仗著天生神力！乘他困於林木，徒手搏擊，批得一鱗，奪過一尾，也強如為龍風攝去！」因將身上浸透衣服撩起，緊纏胸背間，解下裡衣上的繅帶，束縛停當，聳身一躍，揀那最高的柳樹，扳定一枝，騰過那邊，踏在樞杈之上。龍尾向著裡湖，龍頭望著外湖，緊對南屏，知是越鳳凰山，蹈錢江出海的。素臣看得明白，料他勢突力竭，一時不得騰外，就由這樹跨那樹，貼近龍身，伸足過去。不意週身涎沫，滑不可立，險些顛擲，幸為柳枝格住。因復蹲於樹杈，順手折斷柳條，捋盡萌芽，漸漸盈把，都有七八寸長。定了一會心，運出渾身氣力，迸到右手指頭，用放竹箭的法子，一連放出二三十根，卻都鑽入龍鱗翕處。細看龍頭，昂藏自若，但背鬣簇聳，似亦微覺痛楚。因把所折柳枝，盡力放完。那龍已不自在起來，頻頻掉尾，傍著的樹，也就震撼不定。最後，龍頭猛轉過來，繞著一樹，直望素臣。兩顆龍睛，巨如栲栳，炎閃有光；口若箕張，腥涎噴溢；頷下須粗如纒，連著腮際硬鱗，刀斧亦不能入。兩個鉤牙外露，磨擊作響，大有吞噬之狀。素臣駭極，急拗柳枝，如前射去，直貫左目。那龍忍痛不動。素臣將柳枝捏住，狠力一拔，一個龍睛，囫圇出來。復把一枝柳條，望右目戳去，如前力拔，又是一個眼珠，貫柳枝而出。負痛回頭，旋又豁過尾來，旁邊有一小柳樹，噙然一聲，折作兩段。那尾已搗到素臣所蹲樹上。素臣舉手迎著，鉤起十指，攀將過來，貼胸抱住，隨後伸起右手，將他尾上鱗甲，盡力剝去。才揭落四五片，覺得腥涎滑膩，手力鬆軟。龍已從頭上倒運氣力，注於尾尖，猛想掙脫。素臣看他渾身一節一節的彎曲，知是運著全力，也緊緊迎住不放。那知龍用力太足，狠命掙拔，被素臣順勢一拗，尾上節骨，居然脫筍。抱持之間，頓覺癱軟，不似方才那硬挺挺的光景。此時龍怒吼發狂，張口礪齒，黑氣直噴，前後四個長爪，亂舞亂動起來。十幾棵樹，宛如湖灘上的枯蘆，隨風擺弄，東倒西歪。素臣幾乎跌將下來，暗忖：「龍尾已經拗斷，料也不得飛騰，但因獸之鬥，終非人力所能抵擋！看他使起性來，如此播蕩，倘拔木而起，連我之性命，也不可！」

正在無計，果然震天價一響，眼前霎時昏黑，頭眩神搖，不能自主。耳中但聞簌簌淅淅，滾滾汨汨，風聲雨聲，並湖中急流，堤上盛漲，蹲的柳樹，早已撲落湖中，兩旁大小，共有十五六棵，橫七豎八，堵塞堤上。那龍已不知去向。仰視天空，黑氣也漸漸淡薄，雨勢亦收過大半，斷橋石級，止剩一二層浸沒水中，堤上高處，露出中間石板，估量水已大退。轉身看到自己，卻離那株撲水的柳樹，有一箭路光景。記得遇著孽龍之前，已是過橋，如今偏在橋西，又枕著一塊小小碑石而臥，這也奇極。莫非龍去時，攝我到此？抑樹撲湖中，身隨落水，迷茫中有人指引而來？素臣立起身來，看此碑石，兀是打斷在地，水痕初落，恰好現出字跡，乃是「葛嶺進路」四字。迎面峰頭峭起，踞盤盤雲，好鳥穿林，山花欲活，確是新霽光景，卻也無心觀玩。因放了百餘枝柳條箭，拊抱龍尾，渾身吃力，剛才昏沉沉，又是有人將他自半空擲下，微覺胸背肘腕間，筋節有些酸痛，不耐走動。就在碑旁，掇了一塊大石，倚山面水的，坐著歇息。

只聽見橋那面人聲嘈雜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驚喜駭怪，亂嚷了一會，只是聽不清楚。少頃，有人說說笑笑，走下橋來，卻是兩個老者，一個後生。一眼看見素臣，齊聲道：「咦，這個時候，還有人端坐在此，除非是淹不死的烏龜！」素臣立起身來道：「列位休得取笑！我是游湖覆舟，落水後，泅過岸邊來的。因有同舟親友，生死未卜，故在此打聽。列位從那邊來，曾聽見今日湖中遇救者有甚人麼？」那後生道：「這又奇了！今日裡湖、外湖，翻掉船隻，不知多少，須待晚來錢塘門、湧金門船塢查點回船，才有數哩；若是救起的人，更難打聽。我們從松木場到天竺去的，因曉得湖裡大水，耽擱半日，走過昭慶山門外，不料一座涼亭，被風

吹倒，壓死了幾個人，寺中正亂著哩。二伯伯，你聽那茶店中說的，是城裡新公公家祖塋裡出了蛟。」一個老者道：「出蛟是不奇的。記得他家葬墳，請遍有名風水，說這穴是真龍潛伏，只怕被文曲星破掉。如今不知是不是？你這位先生，口音是下路，幾時到我們杭州的？方才說同舟被溺之人，不知生死，倒要請教明白。」素臣走近前來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小生文白，吳江人氏。因路過貴處，在湖上小住，借寓昭慶寺。今早帶一家童，沿堤遊覽，不期遇得世交故人，招小生登舟，敘談許久，突遭此災。小生落水，略諳水性，泅到堤邊逃生萬一。因見他們所坐之船，底已朝天，諒俱覆溺。惟未得確耗，是以滋憂。」老者道：「船底朝天，多分是覆溺的了。未識貴世交姓名籍貫，是何等樣人？」素臣答道：「是江西人，姓未，舟中帶著他兩位小姐，家人小子並丫鬟，共是六人。小生落水時，船卻未覆溺，不知何時被溺。」老者沉吟半晌，那後生插嘴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剛才有昭慶寺的香火說，發水時，他在堤上見湖中漂來一人，他就拾著一根竹竿，將那人衣服攙住，拉到堤邊，又叫兩個人相幫，始得撈起，豈知那人身底下，又是一人，牽連起來，竟救了兩個，都是白鬚白髮的老頭兒。問他來歷，說出姓未，原是主僕。你道因何牽連？也是忠義之氣，感動神明，故能死裡逃生的。他主人落水，老公趕忙跳下，鑽入主人身底，要想馱他起來，所以一個在上，一個在下，豈不是義僕哩？後來問他住在何處，他說，還有家眷同時被溺，要在湖上覓一下處，倘被人救起，就此尋覓。否則，打撈屍首，也是要緊。不知何人哄傳到城中，即有縣裡差役出來，說是縣主奉撫院之命，如係江西未老爺，即便僱轎，送他們到署，再留差役探訪家眷。未老爺本來不願，因縣主巴結上司，差人十分敦促，登時坐轎進城。那香火賺了四錢銀子，是差人摸出來的。我在茶店聽得明白，不知是這位的世交麼？」素臣狂喜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一些不錯。」後生道：「這那裡有錯的，約略此時才進撫台衙門哩。」素臣道：「未老爺遇救，使我放心。但他老年無子，只有這兩位女子，此番攜帶來杭，也是為了女兒的事，到此探親。倘有不測，老年人傷心極矣！」老者道：「此事還須明日細訪，我們湖上船多，或者有人救起，也未可知。天已晚了，我們要到天竺，還趕七八里路，不暇深談。此去過橋，沿堤一直可到昭慶，你亦該回寓養息了。」說罷，三人一齊舉步，道聲失陪，拱手而別。素臣也不回答，看他們三人，一徑望孤山走去。

此時兩點已住，水又退去尺許，一帶長堤，全然現露。只是雲容黯淡，暮色蒼涼，水面微風，吹到身上，卻是浸透衣裳，冷如冰結，漸漸的發起抖來。聽那後生的話，未公遇救，倒也十分可信。但船中多人，不知是死是活？因想在船，與鸞吹姊妹主婢相見，雖不過頃刻晤對，不能遍視其貌。然劈面看來，不特鸞吹品格端重，自是載福之器。那金羽方在髻齡，部位上亦無短折橫夭之徵。就是這丫頭，也生得豐肌秀骨，廣額方頤，不似終於下賤的。奚囊是我家小子，素來文虛鍾愛，替他算命，說道：「將來富貴功名，要與主人並肩事主。」那末家小童，恰比不上來，看他相貌，亦不十分輕賤。諸人竟不遇救，則是命造風鑿，一無可據。我文素臣從此不談星相可矣！輾轉沉思，滿望再有人來，或者問些消息。那知坐了多時，寂無影響，但有湖中的水聲，與林間的鳥聲，嘈嘈雜雜，覺得耳煩心躁，好不自在！

正無聊間，忽聽得前面堤邊，隱隱有哭聲，卻又哽噎不出。忙立起來，依著聲息，上前審視。走了四五十步，那哭聲忽近忽遠，忽揚忽抑，總是聽不清楚。重複立住細揣，又像伏於草際，酷似女子聲口。遂轉向外邊尋來，果然聲音愈近。原來，此地是外湖堤是最熱鬧所在，去聖因寺不遠，城中大家別業多所，古廟禪林，宋元遺蹤，均在左近。著名勝景，如平湖秋月，更為遊人憩宴之地。是日突然水漲，翻江倒海，自後山而下，不知底止，雖人盡室奔逃。加以晡時即雨，遊人本來稀少，所以倉卒之間，水勢雖平，尚是無人走動，看那牆垣壁倒的院宇，到處皆是。素臣走時，正是一座社廟的前面，卻有幾株桃杏，已被大風吹折，一叢雜樹，夾著新蘆，遮斷湖光，尋不出下船的去處。望到廟後，乃是山谷，樹木陰翳，絕不見一人影，那哭聲卻耳朵裡直攆。素臣著急，滿心要救他起來，撥開蘆葦草一看，突然見有一男一女，在那裡拖拽。一眼認定鸞吹，叫道：「妹子，你如何起來的？」鸞吹看是素臣，忙道：「如今我哥哥來了，快些放手，重重謝你便是。」素臣猜到幾分，回過臉來，向那男的道：「這是我妹子，想來是你救起？妹子卻又為何哭泣？」鸞吹道：「這位先生救我起來，要同到他家去，妹子不肯，在此扭結。」素臣道：「既是救命恩人，理應報答。今日難中，怎便有銀錢？且同到寓處商量。」

那男人嗤的一聲冷笑道：「誰要你酬謝？你口音是蘇州，他是江西，怎冒認兄妹起來？不瞞你說，我老陶是殺人不救人的，今日湖中發水，我在堤邊看他淌過來，因見他的姿首，正合我的用處，才肯撈他一撈。若說銀錢，老子在靳府裡見得多，怕不夠使用，要你謝禮麼？你這漢子快走，老子拳頭，兀是無情的！」素臣憤從心起道：「你管我江西不江西，兄妹豈可冒認？你救命之恩，本是可感。若然乘人之危，逼勒起來，真與強盜無異！還說謝禮做甚？」那人指鸞吹道：「你也是個潑賤貨，見他年輕貌美，賽得過我老頭兒，就把路人叫起親哥哥來了！」素臣忍耐不住，伸起拳頭，劈面打來。那人不防，向後一退。素臣又是一拳，跌入草中，爬不起來。鸞吹嚇得發抖。素臣趁他跌勢，飛起一脚踢將去，撲通一聲，但見湖中水痕泛起，那人穿了兩穿，霎時不見。鸞吹遂把那人救他之後，如何盤問，如何哄騙，要領他回去作妾，並自己誇說的話，述了一遍。素臣愈想愈氣：「天下那有這種人？幸而遇我，否則，一個伶仃女子，如何禁得強暴？」鸞吹還在膽小，素臣警解道：「這人雖有救命之恩，但既幸災樂禍，則非救你之命，實是貪你之色。倘我遲來一步，如此扭纏，妹子看得事急，惟有與他拼命，始終一死，與見死不救無異，尚有何恩可感？」鸞吹方始釋然。

兩人不及細說，將身上衣裳，略攬掉些水氣。不知不覺，天已昏黑，人雖救出，卻到那裡安頓？要回昭慶去，怎奈四下無人，沿堤的路還有水潦，那龍去時，又拔起了些柳樹，堵塞住了，料得世妹不能行走！倘竟露宿在此，孤男寡女，天明瞭，被人看見，更不方便，這卻如何是好？看看鸞吹，神思昏疲，不禁動彈，遂道：「世妹暫坐片刻，待愚兄想出安頓之法。」鸞吹道：「方在水中，灌得肚脹氣悶，正是九死一生，突遇那人，撐過小船來，撈到這裡，不料他陡起歹心，將妹子百般挫辱，苦得叫天不應！幸而世兄到了，脫妹子於強人之手，此後自頂至踵，都出世兄之賜！只是方才與那人扭結，氣力用盡，如今步不能移，這卻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今日救得世妹，乃愚兄分內之事，這話休提。你看，此時已是掌燈，山色水聲，陰沉可怕，衣裳又濕。愚兄氣體素強，尚可忍受。世妹初蘇，如何禁得風露？愚兄借寓昭慶，由此回去，路卻不多。因為發水的時候，此間人逃得乾乾淨淨，屋舍坍塌許多，愚兄在此，足有三兩個時辰，才見了三個過路人，此外連影兒沒見過。堤路被水沖刷，是否可行，月未上弦，黑暗中辨不清白。依愚兄主見，這裡卻有一俯社廟，不如權且進去安歇罷。」鸞吹低頭不語。素臣催道：「此時尚有淡淡月光，不多幾步路，世妹還可勉強過去。再是遲疑，一發昏黑了。」鸞吹被他催逼，要知除了此策，亦無別法，也就依允。

正待起身，但覺兩腿麻木，異常軟弱，用手在素臣膝上，撇了幾回，仍是立不起來。素臣看他這般光景，萬分不忍，遂道：「世妹休得硬撐，愚兄斗膽代勞了！」便趁勢立起，把鸞吹右手挾在腋下，慢慢移步。不妨鸞吹落水已久，足下兩瓣蓮花，早經褪出羅襪之上，繡花褲管本來紮緊，卻是被水浸透，脹胖不過，鞋小足大，竟如柄鑿。又礙素臣當面，不例細加整束，此正是女子說不出的苦處！素臣那裡見得到，只管扶掖著要走。鸞吹羞得面上發燒，心裡老大著急，跨不得兩步，力已用盡。素臣卻也會意，便道：「世妹既不能行，愚兄一發背進裡邊去罷。」說罷，把腰彎倒，湊著鸞吹，挽住他一手，卻自己一隻手翻到後面，輕輕托起鸞吹雙膝，放步而走。鸞吹雖則弱質輕盈，無奈渾身浸濕，衣裙重滯，倒也十分累墜。不是素臣力量，那兩個肩膀，幾乎要壓折了！三腳兩步，早到社廟門首。那知這廟是三間頭門，接著穿廊一道，便是大殿。穿廊之旁，一邊一棵大銀杏樹，約有四五尺圍圓，高過飛簷，密葉叢枝，遮蓋天日。一邊是座花台，雜蒔花草。素臣自外走入，初覺空虛尚有微光，及進了門，登時暗如黑獄。鸞吹遍身無力，壓著素臣，恍如死人一般。素臣到此，滿想背進殿上，覓下坐處，然後釋手，省得他受些勞頓。一直背過穿廊，覺得自己足如重繭，跨步很不靈便，眼前火星閃爍，只是不見庫中一件東西。忖著已是大殿，地下磚泥平坦，方膽好走。那殿上卻有長生琉璃點著，掛得太高，殿門上護接的橫樞，可巧遮煞，從外望進，全無影子。剛剛舉步前向，不提防穿廊盡頭，尚有階石三級，盡力一踢，那五個腳指痛將起來！手勢稍鬆，連背上的人，直撲進殿門之內，阿唷一聲，急忙順勢將鸞吹按住旁邊。猛然眼前一亮，才知道殿中本非黑暗，趁著照光，忽見鸞吹面色已如灰土，兩眼插入眶中，口角間白沫迸流。素臣大驚失色道：「不好了！」正是：

不逐三閭沉楚澤，難防靈輒觸庭槐。

總評：

此回以鬥龍為正事，緣龍在靳家祖墳。靳直叔姪逆謀胎息於此。素臣一生事業，全在誅滅逆閹，使無擒龍手段，則王氣已露。飛龍在天，逆謀成矣。故此處不可不極意經營，有聲有色，然後能振起全部文勢，非好擺熱鬧陣場也。

鬥龍是破逆謀之法，越數十回，而於奚葉諸人口中方才點清。然則素臣二次到杭州，是五月天氣，蛟龍出窟、山水匯江之時，正合一試神力。乃急搶於初遇鸞吹之日，何也？不知書中極寫璇姑，不應出得太后；而璇姑又無突然一出之理。不發蛟，何以有水災？不救鸞吹，何以死鬆庵；不燒昭慶，何以遇劉大？洋洋灑灑三四千言，一層進一層，均注意在璇姑身上。庸手作書，不過回首用卻說一起，視此何啻天淵。

鬥龍破風水，雖至山東遇盜才得揭清，然全書事實皆為靳閹，景藩、素臣終身亦結局於二人。首回考試既已寫出題目，此處正宜有一篇絕大文章。但發水之前並不說明緣故，鬥龍之後亦不追出根由，僅於過路老者口中點逗幾句，卻又是傳聞之詞。素臣不暇細問，一若全無關係者，此正實處見虛之法、案而不斷之語，直至奚葉說來，素臣方始恍然。前後神情一一拍合，豈率爾操觚者所能望其項背？

素臣此時只有未老落水是心裡切記之事，鸞吹一輩人尚是陪筆。乃老者少年紛紛傳述，才得未老真實消息；未老既有消息，於是轉念及於鸞吹一輩人。故三人告別之後，素臣不即回去，要在此處久戀，以聽鸞吹哭聲，而後面文章遂接得上去。

鸞吹在水中會哭會喊、會扳住蘆根、會揪著岸上，乃一起水反不能動彈，不能開口。非素臣具有腳色本領，不畏嫌疑、安肯如此竭力施救？鸞吹既醒，便欲掙扎起來，此貞嫻女子常態。雖在倉卒生死之間，總是含羞，非假道學見相也。鸞吹女子本非尋常宦家閨閣可比，但學識終不及素臣：形跡未化，自謂經此大難，此身心屬素臣。方始安頓，一見素臣，主意已定。故貌若羞愧，而手提背負之際，亦坦然聽其所為。此段情節，正籠照下回。廟中一夕深談，句句用立竿見影之法，無一字泛設者。